

QUILLER
MERIDIAN

ADAM HALL

子午

(美) 亚当·霍尔 著
靳慧玲 译

线计划

花山文艺出版社



Q
MERIDIAN

ADAM HALL

子午线
计划

(美) 亚当·霍尔 著

靳慧玲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子午线计划/(美)霍尔(Hall, A.)著;靳慧玲译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80611-954-X

I. 子… II. ①霍…②靳…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73613 号

子午线计划

著 者:(美)亚当·霍尔(Hall, A.)
译 者:靳慧玲
责任编辑:李艳明 侯福河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设计:超 然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网 址:<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hs@public.sj.he.cn
印 刷:深泽县印刷厂(深泽县建设街23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84千字
印 张:8.625
版 次: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7-80611-954-X/I·853
定 价:11.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献给：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士长——大卫·班格利

目 录

第一章	布加勒斯特	1
第二章	莫斯科	12
第三章	俄罗斯号列车	26
第四章	午夜音乐声	38
第五章	塔妮娅	47
第六章	赞默阿尼被杀	61
第七章	自尊心的考验	75
第八章	维拉什科将军之死	88
第九章	躲避追踪	102
第十章	心中噩梦	114
第十一章	真正的睡眠	121
第十二章	汇报情况	126
第十三章	名流妓院	139
第十四章	口红留言	152
第十五章	英雄救美	165
第十六章	冒险脱身	178
第十七章	发现尾巴	185
第十八章	干掉尾巴	197
第十九章	我的圣诞节	203
第二十章	瑞萨科夫上尉	215
第二十一章	独行杀手	228
第二十二章	雪地遇难	240

第二十三章 军界密谈 247

第二十四章 结局 260

第一章 布加勒斯特



得知我在罗马，大使便给我的旅馆打电话，接到电话后，我马上到使馆与伦敦情报局通了电话，值班人员说布加勒斯特方面出事了，假如我能马上乘飞机去把那些人活着救出来的话，“克罗德先生将会万分感激”。他们原来总是说：“如果您能帮忙的话。”看来，这一次，他们是遇上大麻烦了，不到万不得已，克罗德是不会那么客气的。

刚过六点钟，我就赶乘最后一班夜航飞离罗马，于9:34到达布加勒斯特，把我的表往前拨了一小时。有一个开着一辆外表破旧的沃尔沃车的人在机场等我。对过暗号，他问我是否想亲自驾驶，因为我不了解这座城市，所以，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此时，大街上车辆很多，他抄近路穿过市区。

他叫贝克尔，身材矮小，穿一件又肥

又大的夹克，满嘴大蒜味，面色苍白，也许，冬天这儿的人们都是这种肤色。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我只接到命令来接你。”

“他叫什么名字？”

“特纳。”他超了一辆运肉的卡车，街上到处都是冰，他这么一超车，我们的这辆破车就撞了挡泥板，车一下子横在马路上，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心里清楚地知道，他知道自己干什么。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特纳这个名字，他肯定是个新手。我可以想像得出来，此时此刻，他一定坐在基地联络站，由于自己的缺乏经验而给总局造成的重大损失，口干舌燥地向总局解释，为自己开脱，但是，无济于事。我们这一行有规定：只要是计划受挫，责任就在驻地情报员身上，因为驻地情报员的任务就是负责计划的全面实施确保执行情报员的人身安全。

我问贝克尔：“咱们去哪儿？”

“火车站的货场。”

后挡泥板掉了，他打好方向盘，利用马路边沿，把汽车调直，等他一切弄好后，我问他一个问题，一出机场这个问题就在我脑海萦绕着，我一直努力克制自己不去问他，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他。

“执行情报员是谁？”

他瞥了我一眼，盯着前面的挡风玻璃，头缩在夹克里，轻声地说：“霍恩比。”

我也没听说过霍恩比这个名字，我有一种预感，将来也

不会再听到这个名字了。他一定也是个新手——最近，有关部门缩短了诺福克训练基地的培训时间，匆忙地把一些新手派往执行任务，一旦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发生，这些人既无经验，又没有完成正规的训练，他们就没有机会回家了，大多数都是以身殉职。我曾经就此事，把我的看法告诉过克罗德，他说，他也和我有同感，并且，他已经向有关方面汇报过这一情况，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显然，情报局的那帮傲慢武断的家伙们连他的话也不在意。克罗德是一个地道的专家，是伦敦情报局三位杰出的谍报指挥专家之一，但是，他最讨厌的就是去情报室听前线发回来的情报——我不知道是否能成功。他们已经没有情报了，我一直没有进展。你能做点儿什么？能给我派个优秀的人员吗？

今晚6点左右，有一个这样的电话打到伦敦总局，霍恩比的头儿同意了他的要求，并答应他将给他派离得最近的一位执行情报员去接替霍恩比的工作，这不，我就坐在这辆破沃尔沃车里在布加勒斯特的冰雪覆盖的大街上，慢慢往前滑，我知道已经来不及了，每一次只要接到情报说出事了，就已经晚了，来不及把该执行情报员救出去。

“当时约好的吗？”

贝克尔又瞥了我一眼，说：“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想知道。他想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把我送到货场，把我放到那儿，然后，回家睡觉。大多数联络员都很幽默，有说有笑，他们对计划的成败并不很在意，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对一切都很敏感，这个人就是后一类人中的一个，我能感觉到他很激动。

我问他：“你在外执行任务多久了？”

“一年多一点儿。”

“在布加勒斯特?”

“对。”

“会说这儿的话了吗?”

他神经质地笑了笑，说：“试过，真难听。”

前面有一些黑色的冰，我们在一堆废柏油那儿绕了一圈，也许是一个停车场，继而，地平线那儿亮起彩色的信号灯，贝克尔一打方向盘，车子就开土了一条小石头子铺就的路面上，又一加速，这辆破车就颠簸在半遮盖的铁轨上，我马上让他减速，关掉车灯和发动机，让汽车凭着惯性沿着铁轨往前面那个大黑水池下面滑行。

下了车，打发他回家后，我在黑影里站了十分钟，等着我的眼睛逐渐地从刺眼的光线中适应这黑暗的夜晚。我不知道当地的助手们是否已经把这一地区严加保卫起来，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都是新手。布加勒斯特不是我们的主要活动地，不可能哪儿都有一流的情报员。

市区那边的天空被雾气笼罩着，只有货场上高挂着几盏灯。四周的煤味、钢味、烟灰味、麻袋味，好像还有土豆和粮食的味道，周围很安静，几乎没有声音，但是，我还是能听到从客车站方向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声音；没有风，冷气扑面。货场的轮廓鲜明了许多，我的眼睛已适应了这儿的黑暗，踩着碎石、枕木和铁轨，我开始摸索着慢慢地往前走。

一架飞机在机场徐徐降落，机上五颜六色的灯，在远处一闪一闪的，飞机划破夜空的呼啸声，在远方消失；火车站那边传来阵阵铃声，可能是有火车进站了。我继续往前走。

有一件事情，我始终不明白。伦敦总局派我来的原因无

外乎有两个：一是我离这儿近，二是我有经验。但是，这两个理由都不太充分：一是肯定在比罗马离布加勒斯特更近的城市里有我们的谍报人员；二是总局从来没有在中东这么一个不重要的城市派遣过资深谍报人员。等我跟总局联系上的第一件事就是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这其中有什么机密。

离开铁轨，空气更冷了，夜风开始刮起来。

我轻声对自己说：“没关系，这算什么。”

站在他的背后，我用左手捂着他的嘴，我不想弄出任何动静。

他奋力挣扎，我又使劲压住他的喉咙，他的手慢慢地放下来，我稍微放松压着喉咙的手，让他能喘气，说：“别怕，我认识特纳先生。”我放松手，但是没有离开他的喉咙，他转过半个身体，盯着我的脸，我没有把在飞机场跟贝克尔对过的暗号跟他说，因为这个人可能不是我们的人，可能是在这儿转悠偷东西的人。我把手彻底从他的喉咙处拿开，然后他用标准的伦敦英语问我我是谁。我没有告诉他我是谁，而是跟他对了暗号，这次任务的代码是：远射。

“下次警戒的时候，找一个最隐蔽的地方，站在一个碎石或松软的地面上。今天你要是藏在我刚才说的那么一个地方的话，我就不会一下子就看见你了，你肯定会听见我的脚步声。”

“我的天啊！”他脱口而出，他早已被霍恩比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了。

“我们”这是个惯例，特别是在一个次要的地方，那儿的人们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他们总是盼望我们能帮助他们一

道儿工作，一见面，我就给他上了课，说不定哪一天，这一招就会救他一命呢，我问他：“其他的人在哪儿？”

昏暗的灯光下，他急促不安地说：“那边。”

“是一个约会吗？”

“是。”

“霍恩比和谁？”

“一个俄国人。”

不是罗马尼亚人，这可能是我想问总局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那个俄国人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找个地方藏起来。”说完，我又往前走了一截，以货车作掩护，看见有三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其中的一个人迅速转过身，掏出枪，我停住脚步，举起双手，说：“远射。”

这个人把举枪的手放下，但是并没有把枪收起来，问：“你从哪儿来？”

“罗马。”

“谁派你来的？”

“克罗德先生。”

这时，他才收起枪，告诉我，他叫弗瑞。他看上去非常年轻。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两个后退了几步，把我让到他们中间。其中有一个人病了。

“当时，霍恩比是按约定在这儿和一个俄国人接头。”

“他叫什么？”

“赞默阿尼。”

“他出现了吗？”

“我们不知道。”

弗瑞很瘦，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所以，在这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见他的双眼，只是不时地看到眼睛里发出的亮光。

我问他：“头在哪儿？”

“铁轨的另一边。”我听见有一个人在打颤，张着嘴，牙咬得咯咯直响，双手紧紧地插在皮大衣的口袋里，低着头，可能他就是一直生病的那个。

我又说：“找个东西把他装进去，不是你，弗瑞，咱俩得谈谈。”

弗瑞说：“我们不打算移动他的尸体。”

那是书上说的，但是，这一行的事情不是都写在书本里的，事实上，几乎很少的书本上的理论能用到实践上，在执行任务、完成计划的时候，书本上没有一句话能用上；一把刀或一支枪顶着你的时候，你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们正站在一个没有接上头的约会地点，而我方的人员已经被杀死，另一方联络人员又失踪了，还不知道，黑暗中有多少人埋伏着伺机冲锋，等着活捉罗马来人。

弗瑞和另外两个人担心尸体周围有圈套，在红皮的《实际应用手册》一书的第三章中这样写着：在没有搞清楚尸体周围是否有圈套和尸体下面是否有炸弹之前，不要移动尸体。

我对弗瑞的手下说：“找一个麻袋。”然后，就走到了尸体旁，把尸体翻过来，让他们看，下面没有炸弹。在安全方面，对手非常敏感，通常情况下，当你在约会地点杀死对方的联络员时，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隐藏的了。但是，杀人的人为当地的警方制造了一起意外事故或自杀的假象。把霍恩比

的尸体放在铁轨的一侧，头放在另一侧，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再安放炸弹，那样的话，就会毁掉他们布置的这一假象。

其中一个人问：“去哪儿弄？”

我抬起头问：“什么？”

“从哪儿弄麻袋？”

“噢，我的天啊！”说着，我站起身，走到一节货车车厢前面，拿出小刀，捅破一只麻袋，倒出里面的粮食，拿着空麻袋，把霍恩比的尸体装进去，用双手轻轻地托起他的头，几个小时前，这个头还在思考着各式各样的问题，而现在，在我手上捧着的这颗头上，直勾勾的双眼，张大的嘴巴，复杂的脑部神经网络瘫痪了，只剩下一个空壳来让亲人们缅怀。

我摘下他的手表，放进我的口袋里。死者的亲属们总是用他们的遗物来作纪念。

“过来，帮我一把。”霍恩比的胳膊和腿已经出现了僵硬状态。装完尸体后，我问弗瑞：“你们在这儿多久了？”

他看了看表说：“快两个小时了。”

赞默阿尼甩掉跟踪，回来赴约的可能性太小了，但是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问：“如果他不出现，我们就和他失去联系了吗？”

“不，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跟我们的头儿联系。你是来接替任务的执行情报员吗？”

“我也不知道。目前，我是来处理问题的。”我指的不仅是给霍恩比收尸，还指整个这项计划。有许多事情要办，首先，要设法与赞默阿尼取得联系，如果他还活着，肯定能联系上。“但是，你们最好能让我知道所有的情况；也许不会再有头儿来指挥这项计划了。”我不是在骗他们，这种情况也

时常发生；即使是总是要求头儿呆在安全的指挥所，而他的处境未必安全；这就要看他自己是否机智。他们已经找到霍恩比，把他干掉，现在，也许他们早就发现了特纳。于是，我问弗瑞：“你们最后一次和他联络是在什么时间？”

“我们刚刚到这儿的时候。火车站那儿有个公用电话亭。”

“特纳让你们在这儿等赞默阿尼多长时间？”

“这由我决定。”他不是在发牢骚，本来他是可以发发牢骚的。驻地情报员不应该把事情交给助手或其他的任何人来决定，只能由执行情报员来决定，他应该向他们下命令。

我问他：“伦敦总局谁负责《远射计划》？”

“普利查德先生。”

难怪呢，普利查德已经快退休了，他已经给局里干了不少的事儿，就快退休养老了，局里就给他派了个次等重要的任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赞默阿尼是个俄国人，俄国在国防情报机构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伦敦总局想让我接替这项计划，扭转局面的话，我得换个新头儿，换一个像克罗德这样的。

火车站方向又响起了铃声，这次还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在这荒凉的恐怖夜晚，听到火车站方向有人在活动，心里很踏实。

我问弗瑞：“你们有多少人担任这一地区的保卫？”

“四个。”

对于一项小计划来讲，由七个人组成的助手小组，人多了点儿。特纳一定觉得人多了就会安全。

我对他说：“把你的人撤出来，赞默阿尼不会出现了。”

“你怎么知道？”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挑衅，我说：“因为我干这一行已经十七年了，我所见过的被无能的头儿毁掉的计划的数量会让你毛骨悚然的，既然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告诉你，刚才我来的时候，碰到你的一个手下正在欣赏美丽的信号灯，我从后面抓住了他，吓得他拉了一裤裆，找个人训练训练他，否则不许他再参加行动。你也不想让他白白地送命吧？”躺在麻袋里的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就是这么送了自己的命，赴约时，他没有检查周围的情况，或者说，没有看好当时的“过往车辆”，这一切本来就不该他管，他只是一个执行情报员，他的安全应该由驻地情报员全权负责。转过身来，我对站在弗瑞身旁的那个不发抖的人说：“去给大使打个电话，找他的头儿，告诉他你是总局来的，说出暗号和任务代码，让他派辆车到这儿来，把尸体运回英国。”

他把双手从口袋中掏出来问：“要是他们问……”

“他只想知道尸体在哪儿，就告诉他这些。明白吗？火车站的公用电话没有保密器。好了，去吧。”

“是，先生。”

他消失在夜色之中，我又看看弗瑞，问他：“这儿有几辆车？”

“三辆。”

“在哪儿？”

“车站广场。”

“哪辆最新？”

“宏达。”

我问了车牌号，要了车钥匙，他慢腾腾地把钥匙交给

我，极不情愿，可以理解。

我从我的口袋中掏出霍恩比的手表，对他说：“尸体一运走，你的人马上撤离这儿。把这块手表交给使馆的人，让他们放到外交邮袋中寄给伦敦情报局，这是霍恩比的遗物。在哪儿能找到你的头儿？”

弗瑞把手表放进他的衣服口袋，说：“恐怕我不能告诉你。”

在训练基地学过红皮书，他一点都不害怕，还很兴奋。驻地情报员的住所是高度保密的，哪怕对询问人心中有丝毫的疑虑都不告诉他；但是，我知道他对我一点都不怀疑，他的头儿已经告诉他接应一个来自罗马的男人，而且是由罗德先生派来的，我不仅回答上了他所有的问题，而且还对上了暗号和计划代码。他只是想报复我一下，仅此而已。

“我欣赏你的守口如瓶，你告诉我，就省得我再给伦敦总局打电话了。”我看到的还是脑门下闪亮的两个点。

他对我说：“对不起。”

“没关系。”我走到装尸体的麻袋旁，好像摸着的是肩膀，安息吧，然后转身问弗瑞：“你执行过几次任务了？”

“四次。”

“这是第一次失手吗？”

“第二次。”

“我的天，四次失败两次，你的运气真不好。”我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别泄气，只要我们合作，情况会好转的。”沿着铁轨，我朝火车站方向走去，听见他在我背后说：

“康斯坦萨旅馆。”

我转过身，朝他点点他，又继续朝前走去。